



## ■ 石海萍 朱峰

在不久前举行的2022年核能行业核级阀门检修职业技能竞赛中,来自中广核核电运营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中广核运营公司”)静止机械部的严纪超获得个人一等奖,这位“90后”阀门检修工程师由此被更多人认识。而在此前,他已经获得深圳市技术能手称号,在新一批核电青年眼中,他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技术大拿。

2011年,21岁的严纪超大学毕业便进入中广核运营公司,成为一名普通的大修人。然而,此时的他却有着大多数同龄人所缺乏的紧迫感。“其实并不是要刻意追求什么结果,既然择业从业了,就得好好走下去。”这种“好好走下去”的态度,让他只争朝夕并快速成长。

楔形闸阀检修,因闸瓣闸座密封面的研磨和角度匹配难度大,被视为阀门检修中的关键核心技术。在某核机组首修期间,因作业人员临时另有安排,导致一个楔形闸阀无法按计划开展研磨工作。任务紧急,可大家手头都有紧张的工作,谁也腾不出空来接活。这时,严纪超站了出来,主动请缨承担研磨工作。“当时其实有一点点‘私心’,我觉得这是难得的学习技能的好机会。”回忆起当时的情景,严纪超不好意思地说。

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正是这次实战,让严纪超知道了如何快速匹配研磨角度,并在技能关键点上得到了老师傅手把手的传授。随着边干边悟,边悟边纠正,不知不觉中,研磨工作顺利完成并通过了检验。

此后的日积月累中,因为珍惜每一次



严纪超在阀门检修现场

## 检修阀门的年轻“大拿”

学习的机会,严纪超的研磨技术突飞猛进,陆续在各种级别的竞赛中斩获殊荣。

作为年轻人,严纪超的“灵”有口皆碑,他对阀门检修工艺总是有独到的理解和看法,并善用各种技能解决新问题。在同事眼中,他创造的那些方法简单而巧妙,总有四两拨千斤的轻巧胜利感。

常规岛汽水分离再热器系统安全阀在低压状况下,常常会出现内漏情况,令人头疼不已。严纪超之前对安全阀了解不多,抱着开阔眼界的态度,他走进了安全阀检修车间。

那天,车间内正在回装阀门密封件,作业人员先用胶布固定密封件,再安装压板,几个人弄得手忙脚乱,但这是多年来阀门内漏的常规处理手段。面对眼前的场景,严纪超皱了皱眉头:“这种回装方法操作比较繁琐,安装压板时密封件容易移位,导致回装失误率较高。”他突然想到,这个密封件跟自己处理过的另外一款密封件在结构上有相似之处,当时自己还专门设计改良了一套安装工艺,效果良好,如果用在这里,能不能“一鱼两吃”?

说干就干!严纪超对曾设计的安装工

艺做了适应性调整,改变了密封件和压板的回装顺序。采用新工艺后,阀门密封件回装一次成功,而且密封件的位置准确不移位,大大提升了回装的精度和成功率。“严工,你这下可是把咱们多年的传统给打破啦!”目睹新工艺的效果后,操作人员向严纪超赞叹道。

严谨细致,是核电行业工作者必备的工作作风,严纪超亦是如此。在做任何技术决策前,他都会反复考虑各方面的风险,只为确保方案没有任何疏漏。

一次大修中,某系统蝶阀项目负责人

在执行手轮力矩校验时发现,其中一个阀门的力矩比其他阀门略大,但仍在标准范围内。项目负责人认为,既然满足标准,就可以判定为检修合格。

事后,项目组众人讨论工作,聊起这个阀门的手轮力矩,严纪超听后顿时产生担心。凭借多年的检修经验,他认为手轮力矩不应该达到这个数值,坚持要重新检查设备。

“这不是小题大做嘛,数值是符合标准的呀。”“当前确实符合标准,但手轮力矩数值较大就意味着手轮摩擦力较大,机组运行时可能会发生阀门拒动,甚至手轮断裂,到那时我们是无法干预的!”在严纪超的坚持之下,项目组重新检查了阀门,发现阀门手轮在安装时确实存在不对中的情况,从而导致手轮摩擦力增大,若机组长期照此运行确实存在风险。

凭借着对异常情况的高度敏感和对工作的高度负责,严纪超避免了可能发生“无法干预”,同时也让大家可以真正“高枕无忧”。

技术在身,责任在心,成竹在胸,这是严纪超工作的真实写照。年轻的他注定还会面对很多新挑战、新问题,但他依然会选择不停奔跑,不止探索,不断更新升级自己的大修生涯。

(作者供职于中广核核电运营有限公司)



## ■ 黄廷付

春节前,我从南方工作的城市回到北方的故乡时,南方的稻子刚刚收割不久,才种下麦子,还没有出苗。

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跑了一夜,次日清晨回到令我惦念的故乡。下车后,我没有走进村庄,也没有去见村里人,而是跑到村后的那片麦地。此时的麦地里,尽管麦苗还很稀疏,但远远望去,已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。

我在村里呆了近1个月,空闲时,就去看一看那片麦地。望着碧绿的麦苗,这才想起,这块地已经流转给其他人家了,心里顿时五味杂陈,往事掺杂着难以割舍的情感,一下子涌上心头。

过去20多年里,我无数次走进这片土地,无论是在炎热的夏天收割麦子,还是在寒冷的冬天播种,尽管一家人很累很辛苦,但大家的心里都充满喜悦和希望,因为这片麦地默默养育着我们。最初那几年,麦地收成不好,一方面和靠天吃饭有关,另一方面,那时家里舍不得买化肥和新麦种,只用农家肥和旧年的麦子做麦种,所以收成只能解决温饱问题。后来机械化耕种取代了牛耕,麦地的产量明显提高了许多,每年的余粮都能堆满粮屋。

几年前,母亲在我们的劝说下,将麦田流转给村里的种粮大户,当时她还有些心疼:“我在这块麦地里干了几十年,真是不舍得放手。”我们都说:“娘,您种了一辈

## 故乡的麦田

子地了,也该享享福了。再说了,麦地就在咱屋后,您有空就可以去转转。”母亲叹了口气:“现在种地不用太辛苦,只要把麦种和化肥拉到地里就行。收割时,也是收割机把麦粒直接倒进拖拉机,不用你们回来帮忙,我一个人就能收回家。”

我在南方城市工作,租住的房子在城郊的村庄。除了喜欢村庄里那份恬静,最主要的还是因为那儿也有一片麦地。每年,从麦子播种到出穗、扬花、泛黄、收割,我都一直默默关注着。远远地注视或者走近它,常常会想到北方家乡的村庄和麦地,想到曾经在麦地里忙碌的父母。

返回南方的前一天上午,我又去了麦地。父亲的坟就在麦地的中间,坟上的小草还是一片枯黄,再过一段时间,它们就会像麦苗一样闪烁着绿色的光芒。草丛里有过年燃放鞭炮的纸屑,坟前还有过年时祭奠过的痕迹。不远处的田野里,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坟头,他们生前有我认识的,也有我不认识的,他们都和父亲一样,成了麦田的守护者。

回村时,我在村口遇到母亲,她正站在那棵大槐树下,望向麦田。看我过来了,她用手拢一下被风吹乱的鬓角白发,慢慢转身往回走。我走到母亲刚刚站过的地方,再回头看,才发现站在那里就能看到父亲的坟。我心里忽然一亮,当我在南方的村庄外守望麦田时,母亲可能就站在我脚下这个位置,与我遥遥相望吧。

## 母亲与兰花碗

## ■ 侯美玲

我出生在陕西铜川的耀州窑古镇陈炉,父母是陶瓷厂工人,家里的花瓶、盘子、茶壶、面盆、水缸都来自于瓷厂,尤其是一家人吃饭用的兰花碗,正是出自母亲之手。那些大小不一、花型各异的兰花碗于我们而言,自然有一份特殊的情感。

小时候,我常去陶瓷厂玩耍,饿了累了,就悄悄溜进车间找母亲。偌大的车间安静整洁,一排又一排木架上整齐排列着各种碗坯,有素坯、上了釉的、绘了花的,个个静默不语,仿佛在与时间做无声的交流。洁净的玻璃窗下,母亲坐在一块矮凳上,胸前系着一块白色帆布大围裙,左手持碗坯,右手握毛笔,石凳上的小碟里盛放着绘画用的釉料。

母亲工作时旁若无人,也不愿被人打扰,我只能蹑手蹑脚走进去,屏息凝神蹲在一边看她画坯。已经上了白釉的碗坯需要轻拿轻放,指纹手印绝不能留在上面,母亲深知其中的道理,那些经由她画过的碗坯总是干净素洁,画而不染。她端详着素净的碗坯,像是在检阅,更像是运筹帷幄,然后飞快地旋转碗坯,我甚至没有看清笔尖是如何触碰上去的,碗沿上就已经出现两条青箍边线,是几何直线,平直得就像圆规画出来的一般。

母亲沉浸其中,根本没有觉察到我的到来。只见她手腕灵活地弯曲着,毛笔在纤细的手指中活泼轻巧,左一笔右一笔,每一笔都游刃有余、干净利落。柔和温婉、圆润有力的线条交织在一起,碗坯上很快出现一丛淡雅兰花,其叶修长



劲健,看似柔弱无骨,却又傲骨铮铮,其花幽静玲珑,风致楚楚中溢出一股孤傲轻盈。

在碗坯上绘画比纸上更难,没有长期磨砺,很难驾轻就熟,倘若有一笔失误,整个泥坯完全报废。母亲握笔绘画时总是气定神闲,甚至不打草稿,笔墨在她手里变得温顺自然,仿佛涓涓流水,有一种行云流水般的自信,不能不叫人惊叹。

完成绘画的碗坯放在木架上晾干,温和的阳光透过玻璃照在上面,那些兰花好像复活了的精灵,一个个从碗里跳下来,在空中翩翩起舞。置身于碗架中,仿佛置身于满是幽兰的空谷之中,颇有“幽谷无人气自芳”的意境。

过了很久,母亲才觉察到我的到来,看到我憨憨的样子,忍不住笑了,我也“咯咯咯”地笑了,笑声穿过兰花碗,打破四周的肃穆和沉静,融融暖意慢慢涌上心头。我央求母亲为我画朵兰花,她愉快

地答应了,在我的手臂上描画了几笔,一朵素净兰花出现在皮肤上,叶片硕长优美,花瓣秀丽淡雅,感觉随时会吸引蜜蜂飞来。时值初春,身上还穿着花棉袄,可我就是舍不得放下衣袖,擎着手臂四处炫耀,惹得小伙伴投来羡慕的目光。

兰花碗其实应该叫白底青花瓷碗或青花瓷碗,只因为母亲在碗坯上绘制的全是兰花,我们更愿意称之为兰花碗。每当说出兰花碗三个字,感觉自己也成为一朵幽香清远、素洁脱俗的兰花,笑盈盈地站在风中。

色泽淡雅、釉色滋润的兰花碗,盛放着家人的一日三餐,也装满了人间烟火的平凡与淡然。时光流逝,那些经过无数次洗刷,越发显得胎重体厚、温润如玉的兰花碗,隐隐透出岁月的痕迹,带给人意想不到的味觉体验和很多无法言表的情感享受。

(作者供职于陕西铜川市环境监测站)

## 石油夫妻

## ■ 符华勇

嫁与石油郎,惯常伴空房。  
披衣坐床想,缘何寒夜长。  
夫累管线间,妻侍高堂旁。  
膝下子尚幼,养育费思量。  
隆冬风吹雪,搬迁在路上。  
清晨电话响,新春开钻忙。  
年货置妥当,托友捎回乡。  
举目五更月,涕泪静长淌。  
为觅百亿气,愿卿多体谅。  
待到气冲霄,畅叙解愁肠。

(作者供职于中国石化西南油气分公司)

